



巴蜀全書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

五

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

臣愚不肖，嘗嘗試論今世光復之言，而皆謂陛下設施之萬一，以為高而先者，失在於不為，而「當後者，失在於太早」，然「臣」非敢以為然也，特其所見有近於是者，是以因其近假而為陛下深言之。

伏惟陛下即位以來，躬親庶政，聰明睿智，博達宏辯，文足以經治，武足以制斷，重之以勤勞，加之

以恭儉，凡古之帝王，雖世而不能有「焉者」，陛下「一日兼而有之矣」，夫以天縱之姿，濟之以求治之心，施之於事，宜無為而不成，無欲而不達，今也為國歷年於茲，而治不加進，天下之弊日益於前，世，天下之大，知所以處治之路，災變橫生，川原震裂，江河湧沸，人民流離，災火繼作，歷月移時，而其變不止，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眠，疑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

今世之患，莫急於無財而亡，財者為國之寶而萬事之本，國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敗，常必由之，昔趙充國論邊備之計，以為邊中穀斛八錢，糴二百萬斛，羌人不敢動矣，諸葛亮用兵如神，而以糧道不繼，屢出無功，由是觀之，苟無其財，雖有聖賢不能自致於死步，苟有其財，雖庸人可以一日而平賊。

陛下頃以西夏不臣，赫然發憤，建用兵之策，招來橫山之民，將奪其險阻，懷遠其國而後已，方是之時，夏人殘虐失業，橫山之民厭苦思漢，而又聚其勇健，苟加之以兵，此非計之失者也，然而緣邊無數月之糧，關中無終歲之儲，而所興之役有莫大之費，陛下方且泰然不以為憂，以為萬舉而有萬全之功，既而邊臣失律，先事輕發，亦既入踐其國，係助其民矣，然而陛下不得其地而不敢收，獲其人而不敢臣，雖有成功而不敢繼也，其將至於廢黜賊臣而講和好，夫陛下謀之於興年之前，而罷之於興發之後，豈以為是失當而悔之哉，誠無財而致其後發。

且夫財之不足，是為國之先務也，至於饒富四夷，臣服異類，是橫治之餘功，而太平之粉飾也，然今且先之，此臣所以知其先後之次有所未得者也。

今者陛下懲前事之失，出稅府之財，徙內郡之租賦，督漕運之吏，備沿邊之藏之需，臣以此竊陛下之有意乎財矣，然猶以為未也，何者？稅府之財不可多取，而內郡之民不可重困，可以紓目前之患，而未可以為長久之計，此臣所以求效其區區，而不能自己也，蓋嘗為國者不然，知財之最急，而萬舉賴焉，故常使財勝其事，而事不勝財，然後財不可盡而事無不濟，則者車馬也，舉者其所載物也，載物者常使馬輕其車，車輕其物，則有餘力，車有餘力，然後「可以」以急率犯而車不傷，登峻險而馬不蹶，今也四方之財莫不盡取，民力竭矣，而主用不足，平居備備僅能以自足，而事變之生，復不可料，譬如整車驅馬而引丘山之載，卒而無虞，猶恐不能勝，不虞而有陸雨之變，凌轅之險，其患必有不可知者，故臣深思極慮，以為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臣之所謂豐財者，非求財而為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財者盡去，雖不求豐財，然而求財之不豐亦不可得也，故臣謹為陛下言事之害財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費。

冗吏之設，請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患，有是民也，而後有是官，有是官也，而後有是吏，「民」而置官，官而求吏，其本凡以為民而已，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郡縣之職缺而取之於民，府寺之屬缺而取之於郡縣，出以為守令，入以為卿相，出人相受，一人相受，一人相受，其勢不容有冗食之吏，近世以來，取人不由其官，士之來者無賴，而官有限極，於是兼守判知之法，而官法始



重慶大學出版社

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巴蜀全書》(10@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書》(川宣2012.110)

宋代蜀文輯存校補



傅增湘 原輯 吳洪澤 補輯

重慶大學出版社

今檢照大慶禮成，車駕詣德壽宮，行上壽飲福稱賀禮，係常服、簪花、用樂上壽。今欲乞依上件禮例，其合行事件，令有司各行參酌，條具申請施行。〔淳熙二年十一月〕^①

德壽宮上壽宜簪花行禮狀^②

《中興禮書》卷一百八十七

恭奉已降詔旨，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新年七十，立春日行慶壽禮。緣上件典禮稽諸載籍，亘古未有，非禮之致美，無以彰明盛典。伏覩聖節大宴，皇帝再坐簪花，今來事體比之大宴，尤爲至重。欲參仿上件禮例，是日皇帝自內服靴袍，至德壽宮大次簪花，行慶壽禮，庶幾稱至尊仰奉慈顏之意。〔淳熙二年十一月〕^③

立春慶賀牋表乞下禮部脩撰狀^④

《中興禮書》卷一百八十七

勘會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慶壽禮，今欲乞至日俟慶壽禮畢，皇帝、皇太子入賀太上皇后，並如宮中之禮。執政率文武百僚拜牋賀太上皇后畢，〔退〕^⑤，擇日詣文德殿拜表稱賀。其合牋表，乞下禮部脩撰。〔淳熙二年十一月〕

請傳寫李丙丁未錄疏

《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三〇

本院見修四朝國史，緣歲月深遠，文字散逸，首尾考證甚難。今聞右修職郎、兼臨安府都鹽倉李丙樂於收書，勤於考古，嘗纂《丁未錄》，卷秩浩瀚，起治平之末，迄靖康之元，其間議論更革，往往編年，該載殆備。乞給劄傳寫。如見得此書果可以稽考四朝未盡事迹，即乞從本院保明，量加旌擢，不唯有助大典，亦足爲學者之勸。乾道七年十一月

①年月原無，據《中興禮書》卷一八七補。

②此奏與太常少卿顏度等同上。

③年月原無，據《中興禮書》卷一八七補。

④此奏與顏度、范端臣、黃洽、許蒼舒共上。

⑤退：原無，據《中興禮書》卷一八七補。以下年月並據是書補。

補試進士宜裁節疏

《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四一

近日太學補試進士，多至萬六千人，場屋殆不能容，理宜裁節。今欲依倣紹興三十一年舊令，諸州教官歲取本州士人住學最久、試中最多者，從上保明，仍別立定額。本州解額一名處聽保明五人赴補試，解額十名處聽保明五十人至一百人止。州學保明申州，州申監，監申禮部。過數者，教官守貳坐之；人數不足者聽闕。其有馳驚他州要求保明者，依貢舉冒鄉貢條法科罪。 淳熙二年九月

考按進士恩蔭父母年甲狀

《宋會要〔輯〕稿》職官九之一四

慶壽赦：得解進士父母年〔七十以上，並與初品官，婦人與封號。竊慮有增加年甲，計囑州郡保明，若例與放行，僥倖爲多，恩賞泛濫。臣謂得解進士父母年〕甲，猶有試卷、家狀可憑。紹興二十九年以前不可檢照，止憑州郡保明放行外。紹興二十九年至今已十八年，略計進士父母年亦老矣，故便與放行。自紹興三十二年以後五舉，試卷、家狀尚全，猶可考按。已委郎官將舉人家狀內所載父母年甲盡入本名貢籍，如諸州保明到父母官封，並將貢籍點對，紐計父母年甲至今若實及七十以上人，立與具鈔放行；如年未及七十，不應赦，即與駁下。司封所掌亦如之。却會禮部取實年甲。仍下國子監，應上舍、內舍、外舍生父母準此。 淳熙三年三月

蘇轍定謚議

《樂城集》

臣竊詳國朝故實，名臣既歿而不乞謚者，往往因臣寮建請，特賜徽稱。故楊徽之之謚文莊，宋綬實請之；宋祁之謚景文，張方平實請之；張方平之謚文定，蘇轍實請之。凡以尚賢報功，昭示無極。聖主之所以寵綏臣子者，於是至矣。臣伏見故門下侍郎蘇轍初以制舉對策，受知仁宗。乍起草萊，而鯁亮切直之聲，固已震耀天下。晚乃歷踐臺省，遂躋政途。其絕學長才，嘉言讜論，與夫進退終始大節，天下公論，可考不誣。而寥寥數十年，易名之恩未加，在於盛明之朝，總

〔覆〕〔核〕之政^①，誠爲闕典。況自頃歲，陛下加惠蘇軾，賜謚文忠，德音流行，天下傳誦。轍之平生？梗概與軾略同，而宦達過之。臣愚欲望聖明依軾近例，特與蘇轍賜謚，以示褒勸。臣謬司拜禮，職所當言，況有宋綬、張方平建請故事，則區區僭越之罪，或可望於裁赦也。〔取進止〕^②。 淳熙三年

恭跋淳熙飭漕臣裕民力手詔

《臨安志》卷四

淳熙六年三月丁丑，臣雄、臣淮、臣良臣奏事殿中，天慈惻怛，有民力未裕之歎，因出親筆手詔示臣等。〔臣等〕再拜跪受^③，退即捧讀，紬繹至再至三，仰見聖明總覈庶職，軫憂元元，所以加惠至厚，天下幸甚。臣等恭惟陛下儉德冠乎帝王，仁心同乎天地，爰自即位，池臺弗增，車服隨給。橫恩妄予，毫髮不私；厚賦重征，蠲貸略盡。是宜民力全實^④，無愧前古之盛。乃名藩大府猶以病告，致勤九重宵旰之念，士大夫交議，莫識所由。及恭覲宸奎敕戒漕臣，將使審計經度，任州縣有無之責，乃知聖鑒高遠，推見本原，德意志慮，非臣等所及。臣等謹奉明指，〔寅〕〔宣〕布中外。越二日，又請刊石，以副墨徧賜諸道。制曰可。

臣等竊以天下譬猶一身，一身之間，血脈流貫則四支和平，天下之勢，上下通融則百職修舉，此理之必然也。昔劉晏號古今計臣之冠，究所設施，不過取羨補乏，蠲荒歛豐。其後興利之臣，乃不問有無，一切殫竭，國計未贏而民力憊矣。是故轉漕之任，一道是計，盈虛緩急，所當共體。若乃智慮不通，規爲不豫，悉取其有餘以徼強濟之名，安視其不足而諉曠敗之責？自謀善矣，謂公上何？茲非置使之本意也。今雲章昭回，聖謨廣大，凡厥奉承，曷敢不敬，敢不丕應？《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臣等不佞，尚能恪意悉力，以助揚聖意。若其受詔不虔，與夫稱職有聞，則當甄序，以詔賞罰。既入石，謹拜手稽首而書於下方。〔中奉大夫、參知政事、權監修國史同提

①核：原作“覆”，據《樂城集》改。

②取進止：原無，據《樂城集》卷末補。

③臣等：原脫，據《景定建康志》卷四補。以下改、補字，並據是書。

④民力：《景定建康志》卷四作“財力”。

舉詳定一司敕令、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臣錢良臣，通議大夫、樞密使、東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度臣王淮，正奉大夫、右丞相兼提舉編修玉牒、提舉國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詳定一司勅令、魯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度、食實封一千四百度臣趙雄謹書。淳熙六年五月日，朝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借紫臣王師愈被旨刻于廳事。〕

御製很石銘跋書後

《臨安志》卷七

上繼祚之十九年，政成德孚，方內阜安，萬物得宜，允臻於泰和。迺三月辛未，召臣雄、臣淮、臣良臣入侍閒燕，從容言天下事甚衆，極論古帝王問學有精有粗，而治忽分焉，最後及唐文章。因舉皇甫湜《很石銘》，謂石有至戒，而秦弗克省，乃更被以醜名，惟茲沈冤，歷世未洒。於是出聖製跋湜語以賜臣等。睿識高遠，宸畫炳麗。

臣等誠不足以辱賜，謹拜手稽首言曰：陛下紹集大統，夙宵軫恤，不忘中原。茲石至微，猶復慨然興念思爲，澡滌振拔，矧遺黎故老，久淪塗炭者乎！且驪山之役，秦（臣）君〔臣〕曾弗聞危懼之言^①，茲石獨屹然中立，若示大警。寥寥天壤間，亡秦之很與石不磨，而湜也〔有〕銘，亦罔克載石，意石之不遇千四百年於此矣。陛下超神悟於有物之先，雪幽憤於無傳之後，石之神靈乃今始克用顯。異日掃清關輔，出茲石於腥血膏火中，時巡方岳而幸過之，大書石上，以詔示無極，則勒銘砥柱、刊頌浯溪，不足儷已。此中原父老所以引領南望，日日以冀於仁聖者，臣等尚幸見之。

韓蘄王碑^②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十

上繼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罔不願爲臣妾。上

①君臣：原作“臣君”，據《咸淳臨安志》卷七乙。以下改、補字，並據是書。

②此碑《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一三、《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八題作“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

益厲精行健，冀大有爲，聞鼓鼙而思勳。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制曰：“韓世忠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謚忠武。”蓋太師、韓蘄王之薨之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漢丞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謚。宸奎內出，不由有司，中外偉之。

〔時〕王（之）子彥古方居蘄國夫人憂^①，聞詔感泣繼血，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彥古謹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徽宗、欽宗，皆著顯效。暨委質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宏濟于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宗社威靈與太上皇帝廟謨神算，摧勦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剝）〔刈〕菅^②，大戰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既積年，陛下憫念勳勞，固嘗爵以真王，錫之美謚。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寵，豈獨諸孤顯耀，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元勳，予豈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于凌虛閣，特詔彥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首。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于帝室，今彥古亦克有志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彥古亦再拜〔泣〕而出。

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茲事體大，顧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尋上書懇辭，上遽批出，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爲秦所併，子孫自韓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爲姓。故王世爲延安人。曾祖諱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歿，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吳國夫人。祖諱廣，父諱慶，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冀、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五丈夫

①時：原無，據《名臣碑傳琬琰集》卷一三、《吳郡文粹續集》卷三八補。以下改、補字，未注出處者，並據二書。

②刈：原作“剝”，據《金石萃編》卷一五〇、《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一三、《吳郡文粹續集》卷三八改。

子，王其季也。

始生之夕，有光芒出屋間，鄉鄰以爲火，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輒流瞬，瞬則目光如電，楚國洵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岸，尚氣節，能騎生馬駒。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爭爲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爲償，負者後聞，（極）〔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爲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暮而（間）〔關〕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關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強弓三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天）〔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鄉者。軍府（技）〔校〕藝，獨用鐵胎弓，所鄉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

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報〕遽至^①，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游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酒肆貰酒，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綵）〔將〕從党萬以行^②，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功）〔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陣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高）〔蒿〕平嶺，王與党萬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却。時王爲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將者爲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喲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有）〔經略〕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世家子^③，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蒂，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

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據有之，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甃以獻。繼逢敵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臧底河，又斬首三級，轉進武副尉。

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以西至於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別將王淵

①報：原脫，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七補。

②將：原作“綵”，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七改。

③世家：《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一三、《吳郡文粹續集》卷三八作“勢家”。

於〔河〕〔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說曰：“今賊據險爭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議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說。”王爲條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堰橋傍，須臾伏發，賊衆大亂，王迫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訂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棘嶙峋，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臘遂就擒，並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爲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

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虜騎五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於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舣舟河岸，約曰：“虜奔即鼓譟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疑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

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湯村強盜，累奇功轉〔武節郎〕〔秉義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翳衆數萬，與戰于韓王洲，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衙兵五十餘薄賊，誅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鼓山賊劉大郎、望仙橋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羣盜悉平，轉武節郎。

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陳〕〔陣〕，爲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

賊，不設備。及虜進迫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堅，挺槍奮躍而前，所羈披靡。虜嘆異，小却，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

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壁〕爲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選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宣撫副使李彌大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義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爲李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薄賊營。賊既驚擾，旦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率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冑，上馬趨之，矢石雨下，臂指吻鼻中四鏃。王怒，折箭弣弓，拔刀徑前，殺爲首者六人，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尚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跽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衆莫敢動，遂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已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賜對，慰獎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

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粟〕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起，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披創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爲前軍統制。

光堯慈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虜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

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皇帝）〔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爲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皇等，所羈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震河朔；却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

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盜賊。

時虜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於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

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將段恩者，亡至都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彥素蓄異心，聞王陷沒，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內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別宮，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吳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變，望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能來，此事必辦。”王至見浚，相與號泣曰：“何猶豫爲！”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彥謀挾乘輿以出，中外兇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絕諸路郵置，使僞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彥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無他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取（錢）〔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王子質傅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給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具鞭馬，煩夫人好爲

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于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捫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國）〔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王知脅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永載曰：“天子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浚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儀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且于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矛，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鬪。轉至剪刀山，賊以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投）〔授〕江東制置使副，提勁旅數萬以遁。朝廷慮其遂逸去，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

王入朝行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閩甚邇，萬一寢成巢穴，愈難擒滅，臣請速除之。未審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函首以獻也？”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王）〔宗〕社刷恥。不然，則臣爲欺天。”殿前虎賁有宋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欲俾護俘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以所部行。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吳湛佐二叛爲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爲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誅。

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浙制置使^①。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王恐其或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彥屯溪

①江浙制置使：《名臣碑傳琬琰集》《吳都文粹續集》作“王兼程追襲”。

北，傅屯溪南，相約爲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陳）〔陣〕，馬彥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彥及傅弟翊，遣所乞二虎賁護俘獻行宮，斬於建康市。師還至蔣山，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並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幟。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寧）〔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入）〔人〕，制曰：“智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內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御前諸軍都統制。

兀朮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朮，兀朮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朮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無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歎。今以獲賊資財物帛盡予將士，並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皋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運軍于南，撻（棘）〔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朮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申前請，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將帥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古〕渡（海江）〔津〕口，又皆已八面控扼，出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諜知其謀，益舟師督戰，會風（力□）〔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

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缺五字〔遣偏將蘇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闖入廟，廟中之兵喜，

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馳而（睨）〔脱〕，（語）〔詰〕二人者，一即兀朮也。

是舉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逮）〔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缺二字〔衆。言〕念忠勞，不忘缺四字〔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

時劇盜數起，（軍）〔閩〕中、荆湖震擾，朝廷爲出禁旅，遣辛企宗討之，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懋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缺三字〔副參政〕孟庾以缺二字〔行。賊〕范汝爲〔據〕建安，衆〔踰〕十〔萬〕，至缺二字〔僭造〕黃（知微）〔紅傘〕等。王曰：“建居閩嶺上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于是選輕銳航海，徑趨福唐，〔擁〕衆而上。（諸）〔福〕帥迎謁，且言：“賊方銳，且少休以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別。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俘）〔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監）〔盡〕塞途路，埋巨木爲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凡可以旅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缺十七字〔捨正路，俾各擇便利，沿山塹溪，披踐榛棘〕，遂缺二字〔達郡〕之缺五字〔鳳凰山，繞出〕賊缺三字〔背，下瞰〕城邑，〔如〕在井底。缺二字〔火樓〕、巨〔石〕、天橋、缺三字〔雲梯，百〕道齊攻。汝爲畏怖，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爲竄身自焚回源洞中。

又有陸必疆、葉鐵〔骨〕、陸必元、張弓手、熊致遠等，皆〔號〕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別以一軍出寇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逵、謝嚮、陸棠〔等〕，皆械送行在所。迺令軍人悉駐城上，無得下，標旗于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別，農者給牛、穀使之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爲蒙更生，家立生祠，共圖勒功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爲

已就滅亡，遂釋〔朕〕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並葉諒等，想已招（投）〔捉〕^①，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靖一方，非特秋毫無犯，而又給耕夫之牛，使不失食。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能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

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羣寇，要（領）〔須〕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括〕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為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氈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兀朮轉戰頡（頑）〔頑〕，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黥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撓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能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謀知賊中約以“我”字為號，故所鄉不疑。遂周覽賊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往。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馳）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自寅至巳，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旗蓋于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四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于小舟，傳首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期如合符契。詔授太尉，賜帶笏^②。又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繫我憂沖。比歲李宏攘拒，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嘉之。且以防秋屆期，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江左。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將各務奮勵，共舉中興，以光史冊。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鷙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

①捉：原作“投”，據《名臣碑傳琬琰集》卷一三、《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八改。

②賜帶笏：《名臣碑傳琬琰集》《吳都文粹續集》作“餘如故”。

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路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爲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算，以決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衛，觀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怒，覆載所不容。卿爲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兵。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驅。立木爲柵，以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爲社稷憂，諸君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還之理。”遂大饗（士俟）〔戰士〕^①，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王〕置酒送別，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王）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撤〕炊爨給之。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中：“視吾鞭所嚮。”於是六軍大集，北行發大儀，（□時）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缺二字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②。”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羣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五）〔吾〕軍之東直北，傳小麾^③，鼓一鳴，伏者四發。五軍旗色與虜雜出，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至裝陷泥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戶長五百餘

①戰士：原作“士俟”，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七改。

②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名臣碑傳琬琰集》《吳都文粹續集》作“戒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

③傳：《三朝北盟會編》作“旗”。

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朮還泗上，見良臣^①，詰責其賣已，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

解元至高郵，亦遇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隊迭出，一月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迫于淮。虜復大敗奔潰，相蹈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羣臣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乃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兀朮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冑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

初，虜既傾國內侮，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爲中興武功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爲瓊^②，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也。”撻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不？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鎮江。

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爲雄都會府，隱然爲國〔長〕城矣。劉豫間遣兵入寇，輒爲王所敗却，生擒僞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

①見：《三朝北盟會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吳都文粹續集》作“召”。

②瓊：《三朝北盟會編》《名臣碑傳琬琰集》《吳都文粹續集》作“報”。